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论稿

赵卫平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Studies on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论稿

赵卫平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论稿 / 赵卫平等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

(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8-07252-6

I. 欧… II. 赵… III. ①高等教育—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欧洲②高等教育—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美洲 IV. 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468 号

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论稿

赵卫平等 著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36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252-6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目 录

前 言	1
一 米尔的大学普通教育观	8
生平和著述	8
论大学的普通教育	9
二 加塞特的大学文化教育观	14
生平和著述	14
论大学的改革	17
论大学的基本功能	22
论大学的教学内容	30
论专业、文化与科学研究的区别及联系	36
结 语	43
三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大学观	45
生平和著述	45
论科学知识	47
论大学的任务或功能	52
论大学制度	56
论大学生的选拔	58
论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60
四 海德格尔的大学本质观	62
生平和著述	62
论德国大学的本质	64
五 克尔的巨型大学观	68
生平和著述	68
论巨型大学的多元目的和功能	73

论巨型大学中的多元权力中心	82
论巨型大学校长的角色与任务	98
论巨型大学内部平衡的重构——从内部发起的学术改革	101
论巨型大学的多元功能统一于为国家服务——对学生运动的批判	108
结 语	111
六 博克的现代大学观	115
生平和著述	115
论美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	117
论大学的目的是社会责任	124
论大学本科教育	133
论大学生的道德教育	140
论大学与企业的关系	144
结 语	158
七 博耶的大学学术观	160
生平和著述	160
相关主要概念界定	165
美国高校学术体系	166
大学学术水平与学术职业	175
学术内容的选择——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	191
学术内涵扩展后大学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挑战	204
结 语	210
附 录 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上的部分重要著述一览	216
后 记	220

前言

研究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的起点,大致可以从18世纪末开始。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于1798年秋在柯尼斯堡出版了《系科之争》一书,系统论述了知识界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中哲学和实用学科(神学、法学、医学)之间的关系。德国浪漫主义新教神学家和教育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著有《关于大学的随想》(*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Universitäten*, 1808),该书中载有他为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起草的《思想宪章》^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于1805—1806年间撰写了《爱尔朗根大学内部组织建议》,1807年又撰写了《有关在柏林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演绎计划》(1817年发表),尤其是后一篇文稿对德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创办柏林大学的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Freiherr von Karl Wilhelm Humboldt, 1767—1835)在1809—1810年间撰写了《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问题》(*Über die innere und äußere Organisation der höher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等文章。康德和洪堡等人都主张学术自由,被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称为“也许是当代德国最杰出的教育论者”的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柏林大学教授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又译鲍尔生、保尔森)著有《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German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Study*),该书也论述了大学的理念,它于1906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对英、美等国有一定的影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于20世纪初就大学教育(尤其是学术自由)写了许多论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等报纸刊物上,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chils, 1910—1995)将其中的一部分论文译成英文,并编纂成册于1973年出版,该论文集的主标题即是《韦伯论大学》(*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①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张弛等译,张斌贤等校,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1979年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上山安敏教授也编译并出版了一部日文版的《韦伯的大学论》。英国当代学者罗杰·金(Roger King)说:“从许多方面来看,有关大学最终的基本原理都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与其他各种教育措施相比,德国人的基本原理为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批判性的话语保留了空间。”^①这里“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还包括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黑格尔。

英国神学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著有《大学的理念》(又译《大学的理想》,1852)。该书被我国有的专家学者称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大学理想的著作,也是英语世界里关于大学本原论(etiology)最伟大的著作之一”^②;“和德国哲学的唯心论者不同,纽曼等人认为,通过准确和认真的教学以及与‘有教养的人’的接触去培养人的品格是大学的主要目的”^③。有意思的是,1992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1923—2006)出版了《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一书,论述了大学的职责等许多问题。帕利坎认为,“对于任何关注大学理念重审,或者从总体上关注大学内外学术重审的人士而言”,“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士”写作的至少有两部著作很重要,一部是纽曼的《大学的理念》;另一部则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女士的小说《米德镇的春天》(*Middlemarch*),它描写了当时学者们的一些故事。^④这也告诉或启发我们,要研究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不能仅仅局限于解读一些正规的学术论著,还应多方搜集其他各种有关材料,以相互印证。

有的学者认为,洪堡和纽曼的大学理念是19世纪欧洲大学理念发展的两个里程碑,也是“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思想前驱”,对美国不同时期现代大学的发展先后有着较大的影响,推动了美国的学院转型为现代大学,“塑造了美国20世纪高等教育的风貌”。^⑤

① King, R. *The University in the Global A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8-9.

② 张斌贤、刘冬青主编:《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19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③ [英]罗杰·金等:《全球化时代的大学》,赵卫平主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④ 参见[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⑤ 黄俊杰主编:《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6页。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家维克多·库森(Victor Cousin, 1792—1867, 又译库赞)和学者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9世纪下半叶也曾撰文论述大学的功能。

在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领袖、自1894年起就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白璧德(他是美国著名作家、《荒原》的作者T·S·埃利奥特的老师)于190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学与美国的大学》(*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该书论述了大学的理念、目标、功能以及文学教育与学位制度等许多问题。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 又译桑斯坦恩·维布伦)于1918年出版了《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书^①。在该书中,凡勃伦论述了他关于高等教育的理想,他认为,真正的大学应该具有“随意的好奇心”^②。美国“高等教育大家”(德里克·博克语)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866—1959)于1908年发表了《美国的大学:一种批评》(*The American College: A Criticism*),其中指出了美国大学的很多缺陷。1930年他又出版了《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又译《美国、英国、德国的大学》),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是“现代大学的理念”,其余三章分别论述了美、英、德三国大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又“陆续出版了一大批有关高等教育的著作……这些著作从课程和大学政策方面对高等教育、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进行专门的分析”^③。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当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反战运动以及大学生以知识分子身份所开展的反省运动),美国的高等教育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更是出版了许多关于高等教育的书,而且这些书的作者大多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④ 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的保守年代,当时新出版了几本

① 该书已由惠圣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书名译为《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

② [美]索尔斯坦·凡勃伦:《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惠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③ [美]索尔斯坦·凡勃伦:《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惠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④ 参见[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1982年前言”。

有关大学教育的书^①,内容大都是反击 60 年代反省运动所导致的教育改革。在这些书中,最有名的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1930—1992)所写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该书曾被列为《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单榜首达 1 年多,销售量超过 100 万册;该书也被我国有的专家学者选为“西方教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 19 种之一”^②。(在这 19 部教育学名著中,论述欧美高等教育思想的有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和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副标题是“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作者在书中对美国的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就大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后,欧美有关高等教育思想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

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大学的理念或理想^③、大学的目的和目标、大学的本质、大学的功能(又可分为单功能论、双功能论、三功能论或多功能论等)、大学的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高等教育思想史也就是大学理念的发展史。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曾说:“如果大学里面只有文献考据没有哲学探讨,只有技术而没有理论,只有目不暇接的事实而没有理念的指引,大学就岌岌可危了。”^④他甚至认为,大学的理念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发轫”了。^⑤如果说,19 世纪中叶纽曼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是一种古典或近代的大学理念,那么很明确,20 世纪上半叶弗莱克斯纳所阐述的就是一种现代大学的理念。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副教授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1960—

① 具体书目参见黄俊杰主编:《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务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3 页。

② 参见张斌贤、刘冬青主编:《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 19 种》,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理念”和“理想”这两个词在英文中的拼写和意思很接近。“理念”的英文单词是“idea”,“理想”的英文单词是“ideal”。

④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1—72 页。

⑤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0 页。

1994)著有《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 又译:《濒临毁灭的大学》)一书(该书在他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于1996年出版)。在该书中,他认为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康德的理性大学(university of reason)、洪堡的文化大学(university of culture)和当代的所谓一流大学(university of excellence)。^①在他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衰落”,当代大学已日薄西山,成为“后历史大学”。^②在对当代大学进行仔细的诊断之后,雷丁斯提出了一种所谓“思想之名”的办学理念,即主张大学要培养学生的反思、质疑和批判的能力。

总之,关于大学的理念,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的理念就是大学的“理想模型”。^③

历史上有时会发生或出现类似的情况,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也是如此。例如,纽曼的《大学的理念:界定与诠释》(*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和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两书主标题的英文和中文书名都几乎相同;类似的还有美国20世纪中叶著名的存在主义高等教育思想家、马萨诸塞大学哲学教授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1969)等。上述凡勃伦著有《美国高等教育》,后来美国著名教育家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1899—1977)的一本代表作的书名也是《美国高等教育》(1936),两部书的英文书名一字不差;再后来,内森·玛什·普西(Nathan M. Pusey, 1907—2001, 又译奈什·M·帕西, 1953—197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又出版了一本主标题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书^④。米尔的《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就职演说》和海德格尔的《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都是新任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讲。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和克尔的《大学的功用》,都是作者在本国著名大学的演讲稿。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许多重要的代表人物都是大学校长,例如纽曼、赫钦

① 参见[加拿大]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郭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2页。

② 参见[加拿大]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郭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5页。

③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④ 该书的英文书名是:“*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945—1970: a Personal Report*”,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于1985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在内部交流,书名为《美国的高等教育》(《高教研究丛刊》11)。

斯、克尔、普西、博克、博耶和雷文等;还有一些则是著名大学的名教授,例如施莱尔马赫、韦伯、加塞特、雅斯贝尔斯等。这也说明高等教育的思想和理论主要来自丰富的实践。

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和教育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 1898—1988, 又译布鲁巴克)在他的重要著作《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1978)中,专门有选择地介绍了“为建立高等教育的基本原理作出重大贡献的作者及其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里程碑的著述”^①。关于“重要著述”,他指出,在高等教育哲学的所有著述中,影响最为持久的或许当推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接着他提到了凡勃伦的《美国高等教育》。他又说:较之前两部著作更为全面的是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②此外还“出现了几部试图全面考察整个高等教育的著作”,其中包括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这时首先是雅斯贝尔斯再次出版了《大学之理念》。之后又有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著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克尔的《大学的功用》和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③

我们在分析某一位教育家的高等教育思想时,要注意其教育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布鲁贝克曾把西方一些重要的教育家分门别类地归入相应的哲学流派。他认为,理性主义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纽曼和赫钦斯,此外还有凡勃伦等人。^④而持“工具主义—民主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的作者,或许要比持其他哲学流派的作者多一些”,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克尔和博克。加塞特也有工具主义的思想倾向。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艾肯(H. D. Aiken)^⑤和罗伯特·保罗·沃尔夫等人。^⑥

①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②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48页。

③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④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⑤ 艾肯著有《理性、高等教育和良好社会》(*Reason, Higher Learning, and the Good Society*, 1970)和《大学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the University*, 1971)等,详见[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⑥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收入本书的论文集中反映了我近十多年来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些思考,其中有几篇论文是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我共同学习与讨论的成果。本书并不是一本系统全面论述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的著作,但它所收入的文稿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以及在这一历程中所出现的某些人和某些观点(或理念)。本书不追求内容的全面或完整,对每篇论文的篇幅长短和写作格式也不强求绝对统一。但所收入的论文都是在我们自己对欧美高等教育思想许多有关的中外文原著进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其中有几篇论文所涉及的教育家,例如米尔、海德格尔等,则是一般的教育史和高等教育著作中通常不多提及的(由于资料的原因等)。

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文本解读法、理论分析法以及比较法等。

为便于读者检索,我们编制了“欧美高等教育思想史上的部分重要著述一览”(见附录)。

一 米尔的大学普通教育观^①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旧译穆勒, 又译密尔)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德拉姆大学哲学教授库帕(David E. Cooper)说:米尔“是英国 19 世纪中期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他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比任何其他英国哲学家产生的影响都要大得多”^②。

生平著述

米尔于 1806 年 5 月 20 日出生在伦敦郊区, 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 1773—1836)的长子。小米尔没有进过学校, 自幼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成才。小米尔的教父是英国法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小米尔于 1823 年 5 月在父亲的安排下进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在伦敦办事处)任职, 历时 35 年, 直至 1858 年该公司解散, 而后他退休。1865 年他被威斯敏斯特选区选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 1868 年落选。在议员任内, 他致力于社会改良, 建议实施强迫义务教育等。之后他去了法国的阿维农(Avignon, 他妻子的墓在那里), 直至 1873 年 5 月 8 日病逝。

米尔的著作很多, 其中与教育直接有关的论文是《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就职演说》(*Inaugural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1867)。此外, 在《论自由》(*On Liberty*, 1859)和《自传》(*Autobiography*, 1873)等著作中也包含许多他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目标等的论述。

① 本文的撰写参考了赵卫平所编写《约翰·穆勒论教育》一文, 载吴式颖、任钟印主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 7 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 章第 4 节。

② [英]乔伊·帕尔默编:《教育究竟是什么?》, 任钟印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35 页。

论大学的普通教育

1865年,米尔被选为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名誉校长(rector,任期3年)。根据苏格兰大学的传统,名誉校长一职通常由社会名流担任,由学生选举,其职责主要是代表学生说话和维护学生利益。米尔当时因正忙于议会选举等事务,故把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就职演说一直推迟至1867年2月1日才举行。米尔当时对190名大学生演讲了2小时,内容主要涉及大学的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等问题。

大学的普通教育,又译通识教育。美国马里兰大学前任副校长丹尼尔·法伦(Daniel Fallon)曾这样说过:“有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应该弄清楚,它们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与通识科目(liberal arts)。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提供国民关于大范围重要科目的可靠资讯;通才教育则是提供国民智慧,用以评价资讯以及认识资讯的目的与价值;通识科目是借以获得通识教育与通才教育的工具,它们是审查、探询、解决、诠释与评价的科目。在谨慎的分析中,我们应该弄清楚通识教育、通才教育与通识科目这三个概念之间专业上的差异。今天我们可以将它们的紧密关联视为可相互替代的。”^①

米尔认为,大学应推行普通教育。他说:“大学不是进行专业教育的场所。大学并不打算传授人们谋生所需要的某种特殊的知识。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能干的律师、医生或工程师,而是培养有能力和有教养的人。应该在大学之外设立提供专业教育的公共机构。最好能设立法学院、医学院,还有工程学院和工艺学院。”^②米尔这里主要强调:大学的任务是为学生传授普通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能力、品行与良心;至于专业教育,则应由大学以外的专业教育机构去提供。换言之,专业学习要在大学的普通教育结束后再进行。他的这种观点和当代一般的做法不完全相同。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本科一般在一、二年级实行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甚至不分专业,直到学生三年级时才确认主修专业,接受专业教育。例如在浙江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由本科生院管理,学生一般到三年级时才进入各专业学院学

^① 黄俊杰主编:《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务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②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99页。

习。而在美国的大学中,本科生一般在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或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学习,诸如医学院(medical school)、法学院(law school)、教育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和设计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等专业学院主要招收研究生。但不管怎样,以上这些专业学院还是属于大学的一部分。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过去和现在,也有一些专业教育(诸如工程和会计等)是在大学以外的专业机构和学校(学院)中进行的。但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从社会上对各种新的专业化职业的渴望来说,其特征就是:这些专业的教育和训练应该在大学里进行。这是一个已经出现的迹象”^①。

米尔之所以重视大学的普通教育,是由于他认为,普通教育是各种专业教育的基础和指南。他认为,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是普通教育,而大学教育就是普通教育的最后一个阶段。在他看来,中小學生已获得了许多具体的知识,而大学“仅限于讲授关于知识的基本原理(philosophy of knowledge)、而不讲授知识本身”^②。他说:大学教育“包括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学习各门科学的方法和了解人类理智的发展形式。必须教育学生在考察自然界时学会能归纳自己的思想,必须使他们懂得:人类是如何发现有关世界的真相的、通过什么检验方法能判断是否已真正发现了这些真相。无疑,这是自由教育的王冠和顶点”^③。米尔还认为,大学的普通教育要“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④。对此,他把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大学作了对比。他说:“苏格兰的大学很早以前就已开始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教学,……苏格兰大学里教授自然科学和伦理学的教师并不是一些挂名的教授,他们要给学生讲课。物理学界和伦理学界的一些最负盛名的学者在苏格兰的大学里讲课,……”^⑤但是,英格兰的大学则是“把教学的重点及精力局限于两门学科(古典语和数学)之内”^⑥。米尔指出,当时英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发生了重大的争论,出现了所谓“教育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有关古代语言

① [英]罗杰·金等:《全球化时代的大学》,赵卫平主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 页。

②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0 页。

③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0 页。

④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0 页。

⑤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0 页。

⑥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0 页。

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問題”，^①也就是普通教育应该是古典的还是科学的。^② 米尔认为，不能把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截然对立起来，搞非此即彼，依他的看法，这两者是完全应该并且也能够统一起来的。他说：“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就像是画家应学习描线还是学习着色这样一个问题，或者用一种更随便的说法，这一问题就像是裁缝应做上衣还是做裤子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两者都要。一种好的教育难道不应包括文学和科学两部分吗？科学教会我们思考，而文学教会我们表达自己的思想，难道我们不需要这两种教育吗？一个人如果缺少其中一种教育，那他就是一个可怜的残废人。我们不必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语言重要还是科学重要？……我感到惊奇的是，许多教育改革家对人类的学习能力估计过低。他们认为，学习科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目前的教育忽视了科学教学（这话虽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他们又认为，既要保留普通教育那些现有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同时又增加他们所希望增加的科学教学的内容，这是不可能的。”^③ 米尔的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他认为，一个学生既要接受文学（文科）教育，又要接受科学教育，如果缺少了这其中的任何一种教育，那就是一个“残废人”。这种观点和后来西班牙教育家加塞特的观点基本相同。第二，米尔认为，有人对学生的学习能力估计不足。这种观点和加塞特的观点则有所区别，后者特别强调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在米尔看来，只要改进语言教学的方式，只要教学方法得当，只要提高教学效率，那就完全可以让学既学习古典语言，同时又学习自然科学。他说：“先通过练习说和背诵通晓词汇，然后再开始学习语法规则（儿童年龄稍大些后学习语法可以事半功倍），这样的话，一个普通的学生远在毕业之前就能够流利地和饶有兴趣地阅读一般的拉丁文或希腊文的散文或诗歌，就能够获得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结构的足够的知识，就能够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科学知识。”^④ 米尔指出，当时苏格兰的中学和大学在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方面，工作做得比英格兰的学校要好，所以，英格兰的学生就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就改进教学方法而言，加塞特的观点和米尔有相似之处。加塞特曾要求“教学方法从普通教育阶段到大学都需进行完全彻底的合理化改革”，他说：“如果说数学这门学

①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0页。

② 这场争论并不局限于高等教育，还涉及中等教育，主张科学教育的最著名的代表是教育家斯宾塞和生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等。

③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0—801页。

④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1页。

科如今仍然显得难以理解的话,那是因为为解决数学教学方法的简化问题上没有投入必需的力量。”^①

米尔还指出,不同学科之间不应相互排斥,因为任何学科都有各自的价值,都能拓展人们的视野。他说:“经验证明,任何一门学科或一种研究工作,只要它排斥所有其他的东西,它必定腐蚀人心,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而且形成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的产生是由于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其他专业领域……”^②在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教育思想和科学教育运动正逐渐发展的时候,米尔还是强调学习古典语言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大学使学生掌握了古代语言,那就确实使现代外语的学习变得更为容易。因为古代语言是大多数现代外语的基础,若掌握了它,就可使人毫不费力地学会欧洲大陆的 4 种到 5 种语言;若不懂古代语言,要学会欧洲大陆的一种外语也很难。”^③

虽然米尔十分重视对大学生的普通教育,认为大学还要开设历史哲学、历史评论等课程或学科,但他决非要求把“普通知识的每一种有用的分支学科”都包括进大学的课程中。他说:“有些东西在校外或者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学习更好。……我不同意有些改革家的做法,他们把现代外语列为中学或大学的正式并且是重要的课程。这不是因为我轻视现代外语的知识。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一个连法语也不懂的人(不能很容易地阅读法语书)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算不上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学会德语也有很大的用处。但是,这些活的语言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和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的交往较容易地学会。外语如果学习得法,在国外学习几个月可以比在本国学校学几年还要快。现在的学生在学校教师和书本的帮助下苦学外语,这真是浪费时间,因为可以通过更容易的方式来学习。”^④米尔以上的说法不无道理,在当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米尔还强调指出,教育要着重培养学生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让他们自己去获取知识。他指出,在绝大多数有关普通知识的问题上,学生“所需要的不是从小就有人教他,而是有大量可供他阅读的书籍”^⑤。

米尔是 19 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于大学

①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徐小洲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0 页。

②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1 页。

③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2 页。

④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1-802 页。

⑤ 任钟印主编:《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02 页。